

春是一场浩大的盛会，山山水水、动物植物次第醒来，借太阳梳妆打扮一番，立即忙着奔赴一年一次的固定之约。关于春，有太多美好的诗词，从诗经里的“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到唐诗宋词里的“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真可谓远近高低各不同，让人目不暇接。

我对春的认识，最初来自缺牙奶奶瘪着嘴唇的一句话：“阳春三月青黄不接”。那时的我太小，不知道爷爷奶奶的春天曾经发生过什么故事，更无法理解奶奶嘴里这句话的意思，在馋嘴的我眼里，春总与吃有关，对春的认识，也是从食春开始。

都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要说早醒的野菜被人吃。春风刚拂过田埂，酣睡一冬的折耳根就迫不及待地钻出来，顶两片挂着露珠的浅红色嫩芽孢，水灵灵地站在阳光下，不招摇却煞是惹人爱怜。如果仅仅停留在折耳根表面的娇小迷你模样，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别看它露出地面的仅仅是寸长的芽孢，如果挥锄下去，翻开面上的泥土，下面则是另一幅景象，只见长长短短白白嫩嫩的根纵横交错，轻轻一扒拉就是一小把，满手都是夹杂着新鲜泥土味的野菜的清香。回家把折耳根洗净，芽孢加辣椒、酱油简单拌一拌直接生吃，随着脆生生的咀嚼声，一股特有的草腥味直冲鼻尖，稍顷转化为清苦的草本香气，入喉后，舌尖上残留一股淡淡的甜味，那过山车般的味道变化，让爱之者一食便魂牵梦萦，恨之者则避之不及。至于那白白胖胖的根，喜欢重口味的人觉得生吃才过瘾。不过，在沸水中焯一下再凉拌，味道就要醇和许多。当然，如果用来炒腊肉，那弥漫唇齿之间的腊肉的绵软与折耳根的嫩滑相结合，又是一份难以言喻的独特风味，原凉肤浅的我无法用文字来形容。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从诗经中走出来的薇，我们称之为野豌豆或马豌豆。这种外表娇柔的植物见缝插针地与麦苗、蔬菜等抢夺地盘，凡是低洼湿润处，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在春的心头，它绝对是刁蛮任性的丫头，就那样自由自在地野蛮地向阳生长。趁其鲜嫩之时，掐其尖，加三五个干辣椒、两片姜、一瓣蒜，炆炒两分钟起锅，辣椒的红、豆尖的绿、蒜瓣的白，加上飘飘悠悠的热气，色香味俱全，下饭甚佳。当然，将薇



## 食春·识春

□唐雅冰(四川)

的嫩尖拿来凉拌或烧汤，其味道也不错。

椿树有香椿与臭椿之分，如果能掐得一把野生香椿芽，那简直是人品加运气爆棚了。香椿芽炒蛋是最经典的吃法。将椿芽洗净切碎，加入几个鸡蛋和适量的盐搅拌均匀。锅中倒油，烧热后倒入椿芽蛋液摊开。待蛋液凝固后翻面，两面都煎得金黄，椿芽的颜色由天然的棕红变得暗绿，便可以出锅了，金黄的鸡蛋中点缀着暗绿的香椿，色泽诱人，香气扑鼻。夹一块入口，春天特有的清新与活力在口中横冲直撞，人也变得精神起来。

春天常见的野菜吃法，还有蒲公英熬大骨汤、蒜茸凉拌荠菜、腊肉炒蕨菜、糯米艾草馍馍、盐水泡野菜等，各是各的味道、各有各的诱人之处。春天除了浩浩荡荡的野菜大军，各种花更是春的助燃器。

采回刚绽开的玉兰花瓣，裹上薄薄的面糊，放入烧得温热的油锅，“哧——”随着一股油烟冒出，花瓣在锅里舒展开来，用筷子翻一个面，看花瓣变得金黄酥脆，立即夹出，吹口气迫不及待地咬一口，面衣的香脆，花瓣的绵软，淡淡的甘甜在舌尖绽放，那种妙不可言的滋味，就那样在心头打下了烙印。槐花是春天的宠儿，几

个暖阳后，槐树枝头便缀满一嘟噜一嘟噜雪白的花穗，芳香四溢，招蜂引蝶。挑选将开未开的花，大把大把地撸下，去梗之后，先放入淡盐水中浸泡10分钟左右，再放入开水中焯五秒立即起锅，加入糯米粉、糖水按比例混合均匀，置放半小时左右后，根据各人的口味油煎或放入容器中蒸，制作成槐花馍馍或槐花糕，馍馍外酥里嫩，糕点松软香甜，无论用来当作小吃或主食，都是不错的选择。“早收早割”，阳雀啼鸣声声，催开一串串黄灿灿的阳雀花，似一把把倒垂的小镰刀把枝头压弯了腰，摘一朵花放进嘴里生吃，可以直接品味春的甘甜。不过，阳雀花煮面那才算一绝！把水烧开，放入适量挂面，待面在锅里翻滚两圈后，放入洗净的阳雀花，看花追逐着面在锅中奔跑一圈，立即连汤带面一起出锅，撒几粒葱花。白面黄花绿葱花，一碗有灵魂的面，单是卖相，就已足够令人眼馋了。

季节之首，春慷慨地把一切美好和盘托出。食春，将春装进胃里的过程，正是认识春天的过程。食春、识春，倾听春天的絮语，让舌尖在春日里醉一回，也算不负自己不负春了。

## 滑翔在心灵深处的缆车

□王晓林(四川)

每次到重庆长寿，总忘不了去坐一回缆车。这座悬在陡坡上的老物件，是刻进我骨子里的念想。

20世纪70年代初，我刚学会走路，父母便把体弱多病的我从大竹送到了百余公里外的重庆长寿大舅舅家，一待就是三四年。那时，大舅舅家住在城郊的桃花溪乡松柏大队，离他的工作单位长寿县第一搬运公司有近四公里，在南门口火神街乘坐缆车，是大舅舅上下班必需的出行方式，而他出门时大多都要带上我。

就这样，一回回，一趟趟，我迷恋上了缆车。在齿轮咬合的吱嘎声里，缆车缓缓爬行。坐在缆车里，仿佛进入了一个如梦似幻的仙境，远处的长江美景一览无余。我总爱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上，看脚下的房舍渐成积木，江面上的白鹭掠过缆绳，恍惚间竟觉得自己也生出翅膀，追着云絮直往天上钻。滑翔的缆车在我幼小的记忆深处定格。我因发蒙读书回到父母身边后，只能在每年随父母到长寿探亲时，才能去坐缆车过过瘾。

今年2月，大舅舅去世，走完了他101岁的人生岁月，我再次回到了长寿。处理完大舅舅的后事，便产生了去坐缆车到河街走走看看的想法。情绪低落的我，婉拒了晚辈后生陪同的好意，对长寿的风貌，我尚存依稀记忆。不难发现，重庆成为直辖市后，长寿城可谓旧貌展新颜。刻着岁

月痕迹的青石板路不见了，流失在时光深处，昔日的荒郊野岭矗立起幢幢楼宇。不知不觉，我来到了寿星广场，模样依旧，只是周围多了些高楼和店铺。直觉告诉我，这里离缆车站不远了。

我加快脚步，走进缆车站。当我掏钱欲购票时，车站工作人员微微一笑：“缆车免费乘坐十多年了，你没看墙上的告示牌？”我不禁哑然。踏入缆车，我怔忡间跌入缆车座椅，仿佛回到了童年，仿佛看见大舅舅搂着我，坐在缆车里的那种惬意。缆车拉近了我与长寿的距离，瞬间，我读懂了缆车的前世今生。

当地年长者告诉我，20世纪60年代，公路运输还不发达，长寿河街的商业氛围特别浓厚，人们和货物要爬坡才能在城内和河街之间往返，十分不便，长寿缆车站应运而生。缓缓行驶的缆车就像长寿的历史，不疾不徐，不急不躁。说起缆车，长寿人拥有值得骄傲的回忆：它曾是连接城内与河街之间的主要交通工具，现为国内轨道最长、坡度最陡、运行最久的缆车。21世纪初，随着新城区的建设和公交车的普及，人们对长寿缆车的依赖逐渐下降，往昔热闹非凡的河街也因三峡库区水位提升而逐渐冷落。不再风光的缆车，也成了人们心中的记忆。2010年，长寿区政府对缆车进行了整修，并将有关人员及费用纳入财政预算，把缆车作为公共服务设

施向市民免费开放，又勾起了人们对缆车的情怀，缆车站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

对于长寿的缆车，我情有独钟，或许是光顾的次数少，自然是心驰神往。缆车站内的模样，还留存着多年前的影子，我仿佛看见自己幼年时，被大舅舅牵着，在那里蹦蹦跳跳。如今站在这里，我仿佛在和自己的影子对话，读出童年的天真和向往。孩提时缆车的模样已荡然无存：那时的缆车外观是刻着时代印迹的邮政绿，缆车翻新改造时涂抹成了粉红色，如今又更换成了绿白色的崭新外衣；那时的缆车有四节，现在仅有两节；那时的缆车没有门，现在有自动开闭的门。如今的缆车注入了更多的现代元素，不仅给乘客提供了更为舒适的乘坐体验，还成为了长寿区的保护性建筑和网红打卡地。

来到河街，我迫不及待地朝江边走去，这时太阳刚刚升起，阳光铺洒在宽阔的江面，途经的船只在江面上游弋，一幅灵动的山河水彩画熠熠生辉。

渐渐地，天色暗了下来，我又回到缆车站上行处等候。两根粗粗的缆绳攥着缆车前行，拖出了我深远的记忆。对于缆车，不少人是因为新鲜好奇而乘，而我却是为了寻找消失的快乐童年而坐。我摸出手机想拍张夜景，取景框里，粉饰一新的缆车正驮着半轮月亮，摇摇晃晃地，沉入往事深潭。

阅读副刊精品，请扫描二维码，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



人间烟火气  
尽在南门口